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戴冰 | 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插图本]

戴冰·著



戴冰 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插图本〕

戴冰，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戴冰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 插图本 / 戴冰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1-12114-1

I. ①戴… II. ①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3567 号

戴冰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著 者	戴 冰
责任编辑	黄 冰
装帧设计	狮扬文化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恒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开
印 张	19.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0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0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114-1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戴冰的事业 〔代序〕

朱正琳

读戴冰的小说，是因为有友人竭力推荐，说是家乡的作家，写的东西值得一读。读了，是觉得有点读头，于是一气读了二十篇。这些中短篇，还有“说是中篇短了点，说是短篇又长了点”

（作者自道）的篇章，大多写得紧凑流畅，有一气呵成的态势。也见匠心，也见匠手。作者的文学才能是明摆着的，其实不容我这个门外汉说三道四。虽未曾谋面，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要谈论文学写作，我绝非他的谈话对手。只是仗着是同乡，我又痴长二十余岁，这才敢放胆说一句：我理解他的事业。

写小说也是一种成功之道，可以让人成名成家，取得某种较为体面的社会地位。还有，写小说是需要技艺和才能的，这种技艺和才能的运用和发挥，可以让人实现自己的某种价值。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读戴冰作品的第一印象，我或许可借用一个流行词来表达，即“纯文学”。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在我们这里，“纯文学”的提法之流行，好像是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一些强调“叙事革命”的“先锋派”小说作家用它来“自我定义”。用这层意思来说戴冰当然也不是完全不靠谱，不过我却是在一个更为宽泛也更为通俗的意义上借用这个词的，毕竟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举个例子说吧，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就常说《收获》杂志是一种“纯文学刊物”，那“纯”字的意思就明显不是狭义地专指“先锋派”了，而我所借者就是那个“纯”。文学刊物变成了纯文学

刊物，文学写作变成了纯文学写作，加一个纯字，在我这个旁观者的眼里，总是意在强调某种“坚守”。我这种看法虽然有些流于俗套，但却也不全是“想当然耳”。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曾在央视《读书时间》栏目打过几年工，对几种“纯文学刊物”的艰难有过一些了解。要想不改初衷，那就真得硬扛着。戴冰并没有用“纯文学”这个词自我标榜，但我想他的作品必是在那些“纯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因此，我把他也划入了坚守者的行列。

戴冰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我记得那几年坊间热议的话题中就有一个是：“文学为什么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就是说，他没有赶上文学“火”的时光。当其时，“叙事革命”似乎也已意兴阑珊，正在悄悄退潮或转向。有意思的是，他的作品却从一开始就常被评论者认为具有“实验性”。所谓“实验性”，通常指的是着力于“形式上的探索”，而据说这正是那场“叙事革命”的特征。如果我没有弄错，那种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包含着甚或是起源于某种思想上的反叛，其锋芒所指，是在颠覆某些旧有教条。米兰·昆德拉说得好：“在艺术中，形式始终是超出形式的。”让我惊奇的是，比那场“叙事革命”的发起者们年轻仅仅十余岁且起步写作仅仅晚六七年的戴冰，仿佛不需要经历任何蜕变就羽翼已成，倒好像他天然就是个“先锋派”或“现代派”。我猜想他是那场“叙事革命”最早的受益者之一，但我不能确定，因为也有可能是时代的变迁让他在成长过程中建立了不同的接收频道，过去那些教条对于他于是就不再构成信息（成了乱码？）。从他的叙事，不难看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夫卡等等现代作家的影响，可以估计他的阅读几乎是直接从他们开始的，或至少是读到他们以后顿觉“找到了组织”。有西谚云：“人是什么？人是他所吃的所有东西。”换言之，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但戴冰已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并能纯熟运用，却也同样是一个不难

看出的事实，尽管多少有些让人讶异。不管怎么说吧，我认为他的年龄似乎使他取得了一种优势，他因此可以不再念念不忘于“形式上的探索”，而是一上来便更自如地“讲故事”。如小说家辛格所言：“离开叙述故事越来越远的结果，不会在文学上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真正的作家始终探索生活而不是风格。”这话如今已有人引用来批评当年那场“叙事革命”。

小说家毛姆也说过“小说要有故事”，“因为听故事的欲望在人类身上就像对财富的欲望一样根深蒂固”。我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或许正是小说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根据？而且，读小说（当然是读某些小说），最容易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欲望中其实深藏着一种执拗的追问，一种不是用乌泱泱的煽情、搞笑以及制造并解除悬念就能平息的追问。戴冰的小说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讲故事戴冰还真是一把好手。他讲的故事，虽常常有些离奇，但细节上却经得起推敲，每每呈现出一种迹近冷酷的真实性，且情节的推展颇能抓人，以至于有时候竟会让我恍然有读侦探小说的感觉。它们当然不是侦探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没有真相大白的结局。作者是在引领着我们去探求某种真相，但当我们觉得已逼近那真相时，眼前出现的似乎却是更为辽阔或更为幽深的景象，让人似有所悟又若有所失，难免费尽沉吟。掩卷长思，于是我们又一次明白了，小说作者想要探求的不是某个事件的真相，而是整个生活的真相，或者说是存在的真相。那真是一种永恒的追问！我们的阅读，使我们得以与作者一对一地结伴而行，从而也让我们如此贴近地了解到，小说作者从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事实上，我们的阅读已经让我们参与其中。作者的探求就是我们的探求，读与写在这里具有相同的动机。

米兰·昆德拉也曾追根溯源，把小说艺术产生的根源一直追溯到秉承自希腊哲学的一种精神。他引用胡塞尔的观点说：“这

个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世界（整体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它对世界提出疑问，不是为了满足这个或那个实际需要，而是“因为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小说艺术就是这同一种激情的产物。米兰·昆德拉甚至说：“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当然，小说不是去发现科学真理或哲学真理，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按米兰·昆德拉的看法，近现代的科学与哲学在探求其真理时却把“存在”、把“生活的世界”给遗忘了，而小说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正是对这个被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米兰·昆德拉的有些说法也许只是一家之言，但写小说是在“探索生活”（见前引辛格语）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严肃的小说家却是一种共识，甚至于可说是一种老生常谈。据此再回过头去看那“坚守”二字，要坚守的恐怕正是这种老生常谈。不过，“坚守”总是暗示着被围困，旁观者眼里更多看到的就是这一层，而不知有“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这一内情在。

戴冰很可能也是“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于是乐在其中地写了二十年。那些纵横古今、驰骋中外的篇章，虽然带有几分书卷气，却是心智之遨游；那些流连于“月的暗面”的篇章，则是涉入人心和人性深处（那地方难免晦暗！）的探险；还有那些仿佛游弋于“小城”脏腑间的篇章，一肚子的掌故，倒像是活了好几辈子的阅历……今日我来读了，也算是跟着作者上天入地地走了一遭。对于我的这位年轻向导，我还想倚老卖老地说一句：“小子够勇的！”

目录

戴冰的事业（代序） / 朱正琳

桃花	2
小楼纪事	21
斜视	42
橡胶女人案	63
拾枪	105
头发的故事	124
名单	142
非死不可	177
弑	202
倾城	210
追逐	233
月的暗面	246
天籁	265
一颗石子掉进河心	277
技术问题	290
后记	304

目录

戴冰的事业（代序）／朱正琳

桃花	2
小楼纪事	21
斜视	42
橡胶女人案	63
拾枪	105
头发的故事	124
名单	142
非死不可	177
弑	202
倾城	210
追逐	233
月的暗面	246
天籁	265
一颗石子掉进河心	277
技术问题	290
后记	304

桃花

据说李碧芳跟着她瞎眼的老祖母搬进中药铺旁边的小巷时，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身材窈窕，眉目修长，除了身上一件已经褪色的花棉袄显得有些土气之外，看上去似乎比渣渣坡上所有的女孩子都要水灵和漂亮。至今还有许多人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当时谁也没看出来李碧芳是个疯子，只是觉得这个姑娘的眼神怎么有些轻佻呢，因为她随着祖母从坡底缓缓走来，一路走一路睁大眼睛四处张望，看见年轻男人就吸吮着自己的下唇，满面红晕地微微颌首，像是在娇媚地招呼对方。据说祖孙俩搬来的第二天，小巷前的空地上就出现了大批滞留不去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换上了花哨的衣服，还在脖子和手腕上挂着稀奇古怪的饰物，彼此见到的时候都有些不好意思。曾经在北郊小学当过副校长的王德富看到这个情形后有点担忧，就凑到陈聋子的耳边大声说，渣渣坡原本就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如今又来了这么个鬼妖精，我看不出事才怪。陈聋子对王德富的见解向来很佩服，听了他的话之后立即表示赞同，是啊是啊，他说，骚公鸡们在行动。

事实证明王德富的不安并非杞人忧天，小果新的幺叔后来告诉我，李碧芳不光惹得渣渣坡一带的年轻人们躁动不安，甚至还惊动了头桥附近一个打架团伙的头目黄辣丁，差点酿出一场大祸。黄辣丁细皮嫩肉，长得比一个姑娘还清秀，曾经因为

用钢锯锯断了一个仇人的拇指坐了一年零五个月的牢，出狱之后他轮流在东郊村几个妓女家里白吃白喝，缺钱的时候就冒充那些妓女的丈夫敲诈客人，弄得那几个妓女对他又爱又恨。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了李碧芳，知道渣渣坡上来了个长腿细腰，爱用眼睛瞟人的大姑娘，于是就扛了一把深蓝色的吉它，带着三个同伙来到了渣渣坡。小果新的幺叔说那个周末的午后天寒地冻的，黄辣丁一伙四个人穿得整整齐齐，顺着两百米长，沿途都是住家和门面的道路来来回回走了差不多一个下午。但他们既不知道谁是李碧芳，也没有看到漂亮的大姑娘，最后不得不坐在公厕旁边的花坛上，弹着吉它开始唱歌。他们嘴里呵出白雾一样的热气，先是唱流行歌曲，后来又唱监狱中学来的牢歌，天黑尽之后还舍不得走，开始胡编乱造一些下流小调。歌声吸引了附近那些刚吃过晚饭的居民，他们围在花坛四周，默不作声，听得津津有味，直到黄辣丁的歌声里突然出现了李碧芳的名字，大家这才醒悟到他们一伙此行的目的。在场的几个年轻人当场就按捺不住骂了起来，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马上滚蛋，那么附近的年轻人们很快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但黄辣丁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继续呵着白气唱歌，内容越来越下流，而且毫无道理地升降和拐弯，最后回不到调子上来，变成了怪哩怪气的嚎叫。

那个时候打架是常有的事情，加上听了一晚上的歌也有些腻味，所以等到渣渣坡上一多半的年轻人都赶到公厕附近之后，那些居民们就打着哈欠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但那场架最终没能打起来，原因是那些拿着面杖或者牛角刀的年轻人们刚一围上去，黄辣丁的三个同伙立即掏出了三把自制的手枪，分朝三个方向对准了他们。黑黝黝的手枪在幽暗的路灯下一开始不大看得清楚，但一旦认出对方手中捏着的是

三把手枪，年轻人们马上心平气和地散开了。小果新的幺叔说整个过程中黄辣丁继续埋头唱歌，一秒钟也没有耽搁，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吉它的一根高音弦突然绷断这才罢手。据说黄辣丁离开渣渣坡时仍然恋恋不舍，一路长声吆吆地高喊，李碧芳啊李碧芳……

第二天上午十点不到，两个穿便衣的男人来到了渣渣坡，他们在居委会夏委员的陪同下，挨家挨户地询问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提到了那三把手枪。回去的时候两个便衣要求看看李碧芳，于是夏委员就带着他们拐进了中药铺旁边的小巷里。后来夏委员对陈聋子的老婆谢国英说，那天无论他们怎么敲门，里面始终不应，就像屋里压根没住着人似的，但又明明听得见轻微的吭吭的咳嗽声。

夏委员身材高大，体型肥胖，脸色红润得像生猪肉，她对那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她说实际上自从搬进那间黑洞洞的水泥小屋之后，除了隔天上街买一次菜，李碧芳跟她的祖母吴老大多数时候关门闭户，几乎不跟街上的任何人家往来。有些年轻人撺掇他们的父母，要他们带着自己去李碧芳家串门，但结果也跟她一样吃了闭门羹。这种情形让渣渣坡上的年轻人们心痒难耐。据说每到买菜的日子，年轻人们很早就会打扮一新，在巷口到小菜场之间的土路上狗觅食一样来来回回地转悠。上点年纪的男男女女这时也会跟着出来，站在自家的门槛前饶有兴味地各处张望。他们不是出来看李碧芳的，而是看年轻人们看李碧芳的。

谁也说不清楚李碧芳和她的祖母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为什么会搬到这样一个僻远的地方来，就连赁房子给她们住的丁大毛也说不清。但丁大毛说有一点他可以打包票，那就是李碧芳的祖母肯定当过姑子。丁大毛少年时曾跟着父亲四处给人塑

菩萨，至今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经文，他说老老小小的姑子他见得多了，李碧芳的祖母就跟那些姑子长得一模一样。丁大毛还说你们如果不信，有机会扒开吴老太的头发，绝对就能看到戒疤。许多人都相信丁大毛说的话，因为有一次一根晒衣服的尼龙绳弹掉了吴老太的黑毛线帽，果然就有人看到了她头顶上浅褐色的疤痕。除此之外，有人还看到吴老太路过信佛的张罗云家时，一听到屋里传来诵经和敲木鱼的声音，立即佝偻着身体停在了原地，同时嚅动嘴唇呢呢喃喃地跟着念了好半天，手中的细竹竿也随着木鱼声一下一下地戳在土路上，戳出一个跟她头上的戒疤一般大小的坑……这样的传闻让那个瞎眼老太婆变得令人敬畏，所以每当她攥着李碧芳的手，慢慢行走在渣渣坡的街道上时，几乎没有哪个年轻人敢跟李碧芳搭腔。倪毕容的小舅舅当时在粮店隔壁开了家干果店，他猜李碧芳也跟所有的姑娘一样喜欢吃春卷，于是就把三十个春卷，连同调拌好的糊辣椒、香葱、黄豆、花椒粉和鱼香菜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打算趁四周无人时偷偷塞给李碧芳。他屏住呼吸，一声没吭，但刚把袋子递出去，却立即被那个瞎眼老太婆觉察到了。走远点走远点，她激烈地挥舞着竹竿，像在驱赶一群苍蝇。别招惹她，她大声说，她有病……

吴老太的话让许多人感到奇怪，他们觉得李碧芳除了几乎不说话，爱脸红的同时眼神又显得有些放肆之外，并没看出来她跟别的人有什么两样。所以倪毕容的小舅舅说，到了后来，吴老太的过激反应在他们这一批年轻人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启发，想出了许多整治那个瞎眼老太婆的法子。但毕竟因为有所顾忌，最后只采取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那就是等吴老太从街上蹒跚而过时，年轻人们就轮流从她的对面若无其事地撞过，然后反手把早已吐在掌心里的唾

沫砸到她的背上。这样几次之后，李碧芳的瞎眼老祖母终于出现在中药铺旁边的巷口前，一手杵杖，一手举着一件被唾沫沁透了后背的棉袄，指天画地，用一些稀奇古怪的语言诅咒了那些她看不见的浑蛋小子们。你们欺负我老瞎子啊，她说，忘了老天有眼，就不怕雷劈了你们去？

但到了翻年开春的季节，等垃圾山旁边的七八株桃树重又长出花来的时候，人们就看出点端倪来了。大家先是注意到李碧芳似乎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在街上出现，只剩下那个瞎眼老太婆独自一人出门买菜。有人问到李碧芳，她就露出极度厌恶的表情，大声说，她不能出门，她发病了……接下来有人在小巷深处听到了李碧芳咿咿呀呀哼歌的声音，声音听上去稚嫩得不可思议，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撒娇；黄昏时路过小巷的王德富又听到李碧芳跟她的祖母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厮打，中间夹杂着瞎眼老太婆尖利的诟骂，王德富说诟骂的口气既恶毒又悲凉，他根本没法模仿。

有个暖融融的下午，坡上的人家大都在午睡，李碧芳突然敞胸露怀地从家里偷跑出来，正碰上一个卖胡豆和蒜苔的男人挑着箩筐从坡上走过。不等那个男人来到跟前，李碧芳就闭上眼睛，歪歪斜斜地把头靠了过去，就像那个男人是个枕头似的。卖菜的男人吓了一跳，趑趄趑趄地跑出几丈远，这才回转身来想看过个究竟。于是李碧芳面对那个男人，飞快地脱下裤子，蹲在地上屙了一泡尿。尿液朝着坡下一路淌去，在刚开始结壳起灰的路面上留下一道深色的水痕。黄昏时那个男人卖完了菜，挑着空箩筐又顺着原路往回走，一路上喝醉了酒似的逢人便唠叨下午碰上的事情，快要走到路口时他仍然意犹未尽，又趑趄回身来，在胡老六开的小酒馆里真的喝得烂醉。那是个宽皮大脸的中年男人，喝醉了之后表情迷迷糊糊的，就像在混浊的河水

里漂流。说出来谁会相信呢，他对胡老六说，一个大姑娘，就这么眯缝着眼睛，笑得花似的对着我，脱下裤子，屙出一泡尿来，我这样说你该不会相信吧？

胡老六是个黑胖子，他听了卖菜男人的话后只是憨厚地笑了一下。干巴巴地说，你倒好，白得看一回。

卖菜男人一路上乱说乱讲，许多人都猜出来他说的就是李碧芳，所以等他醉得忘了拿箩筐，只提着一根扁担离开小酒馆时，两个正在吃炒面的年轻人也放下筷子跟了出去，其中一个就是小果新的幺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曾经在渣渣坡一带家喻户晓，人们一提起来就连笑带骂，孽障，两个都是孽障。众口一辞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两个年轻人并没有动手打人，而是默不作声地一直跟到陈聋子家的小院前，这才把那个早已醉得浑身酥软的男人推倒在一道肮脏的阳沟里，各自朝他的脸上撒了一泡尿。他们一面移动手指，让尿水在那个男人的脸上划来划去，一面说你喜欢这个是吧，这下你肯定就舒服了。但小果新的幺叔亲口给我承认，当年他年少虚荣，在别人面前吹嘘事情的经过时隐瞒了不少细节。他说实际上把那个菜贩子按倒在地时就费了不少工夫，接下来他的大腿还被扁担狠狠地打了一下，但他们不愿半途而废，只得躲在黄葛树的背后，一直等到那个菜贩子酒意发作，睡熟过去，这才开始朝他的脸上撒尿。整个过程中，小果新的幺叔说他始终提心吊胆，生怕惊醒了那个男人，不得不收紧小腹一阵一阵地撒，弄得下身又胀又痛，回到小酒馆后很久都还不舒服。

据说第二天黄昏时，李碧芳的瞎眼老祖母让人领着，突然出现在胡老六的小酒馆里，找到了正在喝酒的两个年轻人。我是特意来为昨天的事情感谢你们的，她庄重地说，你们做得对。说完，她用力捏了捏小果新幺叔的胳膊，把两个捆扎在一起的



牛皮纸袋硬塞在了他的怀里。下次再有谁欺负我们家小芳，你们就照着昨天晚上的法子整治他，出了什么事情就叫他们来找我瞎老太婆。接下来她坐在小酒馆的方桌前，若无其事地呷完了胡老六递给她的一杯苦丁茶。小果新的幺叔说她凛然的神情和灰白色的眼珠子把那天在场的人吓得哑巴似的，谁也没敢提起头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我问小果新的幺叔纸袋里装的是什麼，他说也就是十来块红糖，不过码得很整齐。

李碧芳这样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怎么会是个花痴呢？对于这个问题，渣渣坡上的居民们向来各有各的说法，但没有一种得到过核实，都只是想当然的臆测而已。有人说其中的原因毫不特别，就跟所有得这种病的人一样，不过是因为男女之间的那点臭事罢了，比如曾经跟一个男人很要好，后来却被那个男人一脚蹬了之类的。这种说法得到了那些男女老人们的赞同，只要是花痴就跑不出这个理，他们平淡地说，没什么好稀罕的。还有一种比较具体的说法源自张罗云。她是李碧芳的祖母唯一肯多说几句话的人，因为自从搬到渣渣坡来之后，吴老太全靠给一家寺庙制作线香为生，据说就是张罗云牵的线。她说吴老太曾经给她含含糊糊地提到过一件李碧芳小时候的事情，似乎是在老家的山上摘桑椹果时跌过一跤，那一跤据说跌得很重，头痛了好几年。张罗云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认为那一跤肯定伤了李碧芳的脑子，落下了病根，等她发育成熟，到了该跟异性交往的年龄，就变成了花痴。支持这种说法的大都是些比较善良的中年男女，他们觉得这种说法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既解释了李碧芳的病因，又无损她的品行。

但年轻人们出于某种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对两种